

經部

十三經注疏

四庫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

周禮注疏(三)

考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未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澤蓋法於禮樂之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意而傳廣禮樂之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怨而不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過曰怨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大夫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難以風復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





张载论易集

◎

李国钧

目 杨

宋

张 载

审阅

整理

撰



提 要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曾任丹州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判官公事、崇文院校书和太常礼院同知等职。青年时喜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经,博涉群书,旁及佛道。用力最多的是《周易》和《周礼》,并以此为根据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宋明理学创始人之一。因长期在关中讲学,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

张载的著作,有些是他生前亲手写成的,有些则是他的讲学记录,由门人和后人搜集编纂的。明嘉靖初吕柟编著有《张子抄释》。万历年间,沈自彰收集张载著作,编刊《张子全书》,此后代有翻印再版。

这次整理,收其《易说》上、中、下三部,定名为《张载论易集》。选择流传最广的康熙间朱轼《张子全书》校刊本为底本,同时参照了清初喻三畏本、《正谊堂丛书》本、《四库全书》抄本、《张子抄释》本,以及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吕祖谦《周易系辞精义》《宋文鉴》《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等。校改之处凡必须出校记的,皆于每卷末统一注出。

集部

别集

张
载
论
易
集

○提要



目 录

【卷一 易说上 上经】

乾	1
坤	8
屯	10
蒙	11
需	13
讼	13
师	14
比	15
小畜	16
履	17
泰	18
否	18
同人	19
大有	20
谦	21
豫	22
随	23
蛊	24
临	25
观	26
噬嗑	27
贲	28

集部

别集

张
载
论
易
集

○目录



剥	29
复	30
无妄	31
大畜	32
颐	33
大过	34
习坎	35
离	37

【卷二 易说中 下经】

咸	39
恒	41
遁	42
大壮	42
晋	44
明夷	45
家人	46
睽	47
蹇	47
解	48
损	49
益	50
夬	52
姤	53
萃	54
升	55
困	56
井	57



革	57
鼎	59
震	60
艮	61
渐	62
归妹	63
丰	64
旅	65
巽	66
兑	67
涣	68
节	69
中孚	70
小过	71
既济	72
未济	73

【卷三 易说下】

系辞上	75
系辞下	90
说卦	102
序卦	105
杂卦	105

集部

别集

张载论易集

○目录



卷一 易说上

乾

乾。元亨利贞。

乾之四德，终始万物，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推本而言，当父母万物。

《象》^{〔1〕}明万物资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天下之^{〔2〕}理得，元也；会而通，亨也；说诸心，利也；一天下之动，贞也。贞者，专静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则有体，言乾坤则无形，故性也者，虽乾坤亦在其中。

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大而得易简之理，当成位乎天地之中，时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圣矣，造而位天德矣，则富贵不足以言之。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四处阴，故曰在渊。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云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发挥遍被于六十四卦，各使成象。变，言其著；化，言其渐。万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为能与时

集部

别集

张载论易集

○卷一



消息，顺性命、躬天德而诚之行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正，孟子所谓终始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欤！《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其此之谓乎！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谓六爻。言天道变化趋时者，六爻各随时自正其性命，谓六位随时正性命，各有一道理，盖为时各不同。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不一则乖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亦言“天行健”，天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或跃，进退皆可。在渊者，性退也，故指其极而言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乾之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跻圣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则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成性则跻圣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于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通言乎天⁽³⁾之德，圣人之性，故⁽⁴⁾舍曰“君”而谓之“天”。见大人德与位之者皆造也。

至健而易，至顺而简，故其险其阻，不可阶而升，不可逸而至。仲尼犹天，“九五飞龙在天”，其致一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仁统天下之善，礼嘉天下之会，义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动。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盖为德未成，则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潜勿用，龙德而未显者也。不成名，不求闻也，养实而已，乐行忧违，不可与^[5]德者语也。“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颜子龙德而隐，故“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与圣者同^[6]。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圣人不为沽激之行，以求时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大而得易简之理，当成位乎天地之中，时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圣矣，造而位天德矣，则富贵不足以言之^[7]。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主于吾志而已，无所求于外。故善世溥化，龙德而见也；潜而未见，则为己而已，不暇及夫人者也。

孟子不得已而用潜龙者也，颜子不用潜龙者也。孟子主教，故须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庸言庸行，盖天下经德达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著矣。然非穷变化之神，以时措之宜，则或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此颜子所以求龙德而正中，乾乾进德，思处其极，未敢以方体之常安吾止也。

颜氏求龙德正中而未见其止，故择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叹夫子忽焉前后也。

乾三四，位过中重刚，时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济之，虽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趋变化，内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艰于见德者，时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圣矣，故既曰“利见大人”，又曰“圣人作而万物睹”。亢龙以位画为言，若圣人则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德溥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



天下，则是化物也；知化则是德。化，圣人自化也。化之况味，在学者未易见焉，但有此次序。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乾九三修辞立诚，非继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终其业。

忠信所以进德，学者止是一诚意耳，若不忠信，如何进德！不骄，德当至也；不忧，业当终也。

适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时。

求致用者，几不可缓；将进德者，涉义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惧之地，乾乾德业，不少懈于趋时也。知至，极尽其所知也。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以阳居阴，故曰“在渊”；位非所安，故或以跃。德非为邪，故进退上下惟义所适，惟时所合，故曰“欲及时也”。能如此择义，则无咎也。

九四以阳居阴，故曰在渊，能不忘于跃，乃可免咎。“非为邪也”，终其义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谷神能象其声而应之，非谓能报以律吕之变也，犹卜筮叩以是言，则报以是物而已，《易》谓“同声相应”是也。王弼谓“命吕者律”，语音之变，非此之谓也。

圣人作，万物睹，故利见大人。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此一章止为飞龙在天而发。龙虎水火之喻，盖明各逐一类去，本在上者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复在天，是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亢而自丧之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则不得所安也。

圣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于天耳。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颜子未成性，是为潜龙，亦未肯止于见龙，盖以其德其时则须当潜。颜子与孟子时异，颜子有孔子在，可以不显，孟子则处师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显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时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此时可上可下，可进可退，“非为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则不须习，行之自无不利。非为邪，则是陟降庭止也。进德修业欲及时，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为，诞知登于岸耳。岸，所处地位也。此与进无咎同意，惟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体相似，此二时处危难之大，圣人则事天爱民，不恤其他，诞先登于岸。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谓造为至意亦可。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圣犹天也，故不可阶而升。圣人之教，未尝以性化责人，若大人则学可至也。位天德则神，神则天也，故不可以神属人而言。庄子言神人，不识义理也；又谓至人真人，其辞险窄，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于神则不可言人也。上九亢龙，缘卦画而言，须分初终，终则自是亢极。言君位则《易》有极之理，圣人之分则安有过亢！



《易》虽以六爻为次序而言，如此则是以典要求也。乾初以其在初处下，况圣修而未成者可也。上以居极位画为亢，圣人则何亢之有！若二与三皆大人之事，非谓四胜于三，三胜于二，五又胜于四，如此则是圣可阶也。三四与二，皆言所遇之时。二之时平和，见龙在田者，则是可止之处也。时舍，时止也，以时之和平，故利见不至于有害。三四则皆时为危难，又重刚，又不中，至九五则是圣人极致处，不论时也。飞龙在天，况圣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大人与圣人自是一节妙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计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则无修，故曰“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已实到穷神知化，是德之极盛处也。然而人为者不过大人之事，但德盛处惟已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于此爻却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则是全与天地一体，然不过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尝谓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盖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则不可加功，加功则是助长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于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极有意。大与圣难于分别，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皋陶辈犹未必能知。然须当皆谓之圣人，盖为所以接人者与圣同，但已自知不足，不肯自以为圣。如禹之德，斯可谓之大矣，其心以天下为己任，规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则与圣人直无间别，孔子亦谓“禹于吾无间然矣”，久则须至尧舜。有人于此，敦厚君子，无少异圣人之言行，然其心与真仲尼须自觉有殊，在他人则安能分别！当时至有以子贡为贤于仲尼者，惟子贡则自知之。人能以大为心，常以圣人之规模为己任，久于其道，则须化而至圣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细密处行之，并暗隙不欺，若心化处则诚未易至，孔子犹自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恍曰“吾圣矣”，则人亦谁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则必九五言“乃位乎天德”，盖是成圣实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实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则德位皆造，故曰“大



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毕矣。五，乾之极盛处，故以此当圣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实到为已有也。若由思虑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则实在其所矣。大抵语勉勉者，则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则犹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须学问。进德修业，欲成性也，成性则纵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则谓之圣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节而成性，若圣人则于大以成性。

刚健故应乎天，文明故时行。

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则曰“大人造也”，又曰“圣人作而万物睹”，大人而升圣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潜龙自是圣人之德备具，但未发见。

见龙成性，至飞龙则位天德。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

“利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以贞解情。利，流通之义；贞者，实也。利，快利也；贞，实也。利，性也；贞，情也。情尽在气之外，其发见莫非性之自然，快利尽性，所以神也。情则是实事，喜怒哀乐之谓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乐者如此乐之哀之，莫非性中发出实事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刚健中正”，中爻之德。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主以中正为精也。“六爻发挥”，言时各异。“旁通情也”，情犹言用也。六爻拟议，各正性命，其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贞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成德为行”，德成自信而不疑，所以日见于外可也。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为功者也，未至于圣，皆行未成之地耳。颜子之徒，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故曰“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龙德而隐”，圣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学者之未成。凡言龙，喻圣也，若颜子可以当之，虽伯夷之学犹不可言龙。龙即圣人之德，颜子则术正也。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以六画分三才也。以下二画属地，则四远于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则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浩然无间，则天地合德。照无偏系，则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则四时合序。酬酢不倚，则鬼神合吉凶。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后能无方无体，然后无我，先后天而不违，顺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虽然，得圣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犹不害于未化尔。

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以西南为得朋，乃安贞之德也；以东北为丧朋，虽得主有庆而不可怀也。西南土之位，东北木之位也。“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是不能丧朋也；媵遇劳而无怨，却是能丧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终有庆”也，此妇人之教大者也。西南，致养之地，东北，反西南者也，阴阳正合，则阴相对者必阳也。“西南得朋”，是始



以类相从而来也。“东北丧朋”，丧朋，相忘之义，听其自治，不责人，不望人，是丧其朋也，丧朋则有庆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离而终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备数，是不能丧朋；媵遇劳而无怨，是能丧朋也，以其能丧朋，故能始离而终合。“之子归”，自嫡也；“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后也悔”，嫡自悔也。处，“既安既处”之处也，始离而终既处也。歌是“乃终有庆”，庆则同有庆。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坤先迷不知所从，故失道；后能顺听，则得其常矣。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阴居阳，不独有柔顺之德，其知光大，含蕴文明，可从王事者也。然不可动以躁妄，故可静一以俟时；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终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⁸⁾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效法故光。

屈伸、动静、终始各自别。今以刚柔言之，刚何尝无静？柔何尝无